

丁石孙与他的北大往事

10月12日晚,北京大学官方微博发布消息:北京大学原校长丁石孙同志(1984年3月至1989年8月在任)因病于10月12日在京逝世,享年93岁。

“老丁”

晚年的丁石孙腿脚不便,视力下降得厉害,书报不能看,电视机很大,但他仍看不清。他总是坐在不足30平方米的起居室单人沙发上,一坐就是一天。夫人在世时,会挨着他坐着聊天。夫人病重后,他便独自坐着看电视、听音乐。退下来11年,常去看望他的人不多,妹妹丁永宁是其中之一。丁石孙话越来越少。妹妹丁永宁曾任新华社资深记者,离休后担任国家高端智库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她常把国内外大事说给丁石孙听。丁石孙偶尔会发一两句议论。

北大数学系原系主任李忠每年都会和一帮朋友去看丁石孙。二三十个昔日师友坐在丁家六十余平方米的客厅聊天,这时的丁石孙仍然话少,但整个人的状态都放松了。李忠和其他人都习惯称丁石孙“老丁”。北大前常务副校长王义道常和李忠一起来。丁石孙任北大校长期间,王义道是教务长。王义道常想起近半个世纪前的他。那时丁石孙是北大数学系系主任,王义道是无线电系副主任,常和丁石孙在系主任会议上碰面。

“回去我要战斗”

1983年,北大学校对文革结束后数学系如何恢复正常教学工作感兴趣。数学系党总支书记黄槐成回忆,文革结束,系里面对的一大难题是如何对待工农兵学员与“造反派”出身的教师。当时教师队伍“断代”,文革前业务水平高、教学经验丰富的老教师不足,毕业留系的工农兵学员业务水平多数不能满足教学需求,当过“造反派”的教师大多在运动中伤过人,老教授希望把他们清除出去。时任副系主任的丁石孙希望给这批年轻人第二次机会。丁石孙基本功扎实,课讲得好,在学生中名声很好。1958年,他因同情右派受严重警告处分。1960年,他在反右倾时成为“阶级异己分子”,被开除党籍。甄别平反后,“文革”又开始了,他作为牛鬼蛇神被关进黑帮大院,下放干校,文革后才获得平反。他的名字早在学校里传开,无论从业务上还是人品上,都很受尊重。系里商议决定,允许这批教师两年内不授课,帮他们制定教学计划,重新进修。进修过程中,多数人跟不上申请调走,少数人申请转行政岗位,个别考上系里研究生。这种豁达开明的处理方式使数学系的工作早于全校步入正轨。

1980年,丁石孙被任命为数学系主任。1982年末,他辞去系主任一职,去美国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

时任北大副校长的王学珍回忆,1983年,北大校长面临换届选举,校领导商量提拔哪个系主任进校领导班子。之后北大进行民意测验,请大家填写校长人选,丁石孙得票数最多。1983年10月,在美国的丁石孙得知自己将被任命为北大校长。老友告诫他



丁石孙先生(左)与周有光先生(右)交谈。(资料图片)

北大校长不好当。姚曼华夫妇就持这样观点。姚曼华与丁石孙相识于1947年的上海大同大学,均是学生会干部,参加了学生运动,丁石孙还被国民党投入监狱。后来二人被大同大学开除,进入上海大学生的黑名单,不可再入学。1948年,他们各自北上,丁石孙考上清华大学,姚曼华进入燕京大学。建国后二人相聚于燕园,姚曼华在北大教党史,她的先生和丁石孙都在数学系教书,三人是多年挚友。姚曼华夫妇担心丁石孙对困难估计不足,如果遭受挫折,可能受到很大打击。丁石孙回国前告诉友人:“回去我要战斗,不是一般地战斗,前后左右上下都要战斗。”

1984年3月,57岁的丁石孙任北大校长,王学珍任党委书记。在就职讲话中,丁石孙说:“我只希望能做到,下一任校长接任时比我接任时,条件要好一点。这就是我的目标。”

“好像春天进入了他的心里”

新班子提拔了一批年轻人。学校规定,教师年满65岁必须退休,不能参加学术委员会。如今这批年轻人已成为北大各学科带头人。

1985年2月,无线电系系主任王义道被提拔为自然科学处处长,在教务长领导下,负责理科教学科研。1986年,丁石孙问王义道,觉得北大存在什么问题,他回答,没有目标。王义道告诉记者,当时市场经济刚起步,“脑体倒挂”现象严重,“读书无用论”冒头,各种海外新思潮不断传进中国,北大校风、学风有些混乱浮躁。

1986年下半年,丁石孙提出六点治校方针: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从严治校;贯彻竞争原则;坚持双百方针,活跃学术空气;树立综合平衡与全局观念;分层管理,坚决放权。他还大张旗鼓推行改革措施。时任北大数学系主任李忠对工资包干制改革极赞赏:各系根据教学任务确定教师编制,学校据此确定工资总额,具体分配由系里决定。有的系超编厉害,只能处理掉不上课、科研任务完成不好的人。根据“分层管理,坚决放权”的规定,数学系自主制定了分配办法。分配向教学倾斜,不上课的教师只拿基本工资,教学向基础课倾斜,基础课工作量乘以1.2~1.3的系数,奖金更高。

丁石孙虽然当校长,却坚持给学

生上高等代数,除非不得已,从不耽误课时。他还推动了北大学科建设。北大历来以基础研究为主,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80年代,基础研究面临难以拿到国家课题和经费的困境。“学校决定增加应用科学和技术科学的比重。”王义道说。学校成立5个交叉学科中心,陆续开设15个国家和部门重点实验室,加强了应用科学研究。

那些年,丁永宁星期天常去看哥哥。每任北大校长任内搬进北大燕南园的独栋小楼住,丁石孙拒绝了,仍住在中关村一套不到80平方米的老房里。丁永宁却看到了他的笑脸,“以前很难看到哥哥的笑脸。一会儿反右,一会儿反右倾,一会儿‘文革’,折腾极了。自从他当上校长,我觉得他很阳光,意气风发,准备大干,好像春天进入他心里,属于他的时代来了。”

当校长是要让大家自由发展

学生印象里的丁校长总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或灰色衣服,骑旧自行车,想找他说话,直接把车拦下来就是。他的电话号码公开。学生觉得食堂难吃,打电话臭骂他一顿,他不恼,真的开始食堂改革。之前各院系学生的食堂固定,他引进竞争机制,饭票在各食堂通用,食堂质量立刻提高。

他强调从严治校,但希望能给学生营造宽松的成长环境。他觉得大学最重要的就是教给学生基本的学科知识和学习方法,打下基础,培养素质。1986年起任教务长的王义道告诉记者,教务处调查发现北大理科各系文革前的毕业生当时仍从事本专业工作的不多。他们意识到要拓宽学生的视野。学生可在过程中发现自己的兴趣,找到研究方向。如果不想把时间都用于专业知识的学习,学校应尊重其选择;如果想转系,学校也会同意。丁石孙常直接跟学生对话,有段时间几乎每周固定和一些学生见面交流。

新生被告知要读《围城》《麦田的守望者》和《第二十二条军规》,这是北大“准读本”。“三角地”贴满讲座海报。每到晚上,周末,各教学楼会有各式各样的讲座,从朦胧诗到存在主义,从弗洛伊德到现代派。未名湖畔,五四文学社常讨论诗歌。学生宿舍和食堂墙上贴着原创或分享的作品,谁都可以“跟帖”支持或批驳。北岛、多多、顾城三位朦胧诗派的代表诗人来座

谈,学生们发表看法,其气势让三位诗人都有些怯场。1987年,崔健在北大开演唱会。黄建新的《黑炮事件》、陈凯歌的《黄土地》《大阅兵》和张艺谋的《红高粱》在北大上映,北大成为导演检验新片、寻找知音的基地。有一阵子,男生29楼晚饭时有个“笑林广播电台”的自治播音,每天播音约半小时,庄谐杂出。他们动不动就给隔壁31楼的女生献歌,于是几座楼间一阵欢呼。

在数年校长生涯中,丁石孙也常感力不从心,推动改革不易。1988年,他给时任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写过两封信,希望同意自己辞职,请求没被接受。1989年春节后,教育部领导找他谈话,希望他继续主持北大工作,他同意了。他告诉王义道,希望对方跟他一起酝酿新一届行政领导班子。8月下旬,教育部领导再次找丁石孙谈话,批准了他的辞职请求。

在告别讲话中,他说:“我当了五年校长,由于能力有限,工作没做好;我是历史乐观主义者,相信后来的校长会比我做得好,会把北大办得更好。”

犹抱初心何曾变

离任第二天,丁石孙找到数学系系主任李忠说,“我来报到,请安排工作。”1990年,他左眼视力基本丧失。1993年,他调入民盟中央,成为专职副主席。调任前,丁石孙有些犹豫。李忠劝他:“你对我们普通知识分子很了解,你到那个地方,可以代表我们发言。”调任后,丁石孙仍定期给数学系一年级新生上基础课。1996年,他出任民盟中央主席。1998年3月,出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丁石孙到校出席纪念活动。季羨林发表讲话时说,北大历史上有两位校长值得记住,一位是蔡元培,另一位是丁石孙。校庆期间,学生争相和他合影,请他到自己班坐坐,为大家讲课。

丁石孙的腿脚逐渐不灵便,2001年,他和夫人到姚曼华夫妇的新家做客。他靠两个警卫架着进门。看他身体这样差,老友觉得,可能是在北大当校长期间累坏的。

接受央视采访时,丁石孙说:“我是个失败的校长,因为我心目中理想的、好的学校,不是这样的,没有达到。”记者说,后来常有人追忆那时的北大。丁石孙笑笑:“我运气好,因为1988年确实是北大达到很高水平的一年。”他觉得,那种精神的魅力,是“不太容易消失的”。记者追问:“你的信心会因此失去吗?”丁石孙抬起手放在领带上:“那就不是我能做的,我从历史上已经过去了。”

2016年1月底,北大86级学生派了几个代表看望住院的丁石孙。毕业于国际政治系的王佳已有多年没见过丁石孙。眼前这个瘦小的老者,与她记忆中风度翩翩的丁校长大不一样。89岁的丁石孙口不能言,却听得清学生说的话。几个女同学俯下身去,拉住他的手。他睁着眼睛轻轻点点头。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